

清史稿



趙爾巽等撰

清史稿

第一六冊

卷一四九至卷一六〇（志）

中華書局

內部發行

清史稿

(第十六冊)

趙爾巽等撰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廣東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8³/₄印張·157千字

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廣東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1018·632-16 定價：0.84元

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九

志一百二十四

交通一

有清之世，歐洲諸國以製器相競致強富，路船郵電，因利乘權。道光朝五口通商，各國踵迹至。中外棣通，外舟侵入我江海置郵通商地。大北、大東兩公司海底電線貫太平洋、大西洋而來，亦駢集我海上，駸駸有返客爲主之勢焉。李鴻章、郭嵩燾諸臣以國權、商務、戎機所關甚鉅，抗疏論列。其始也阻於衆咻，其繼也卒排羣議而次第建設之，開我國數千年未有之奇局。於時鴻章總督直隸，領北洋通商大臣，忍詬負重，卒觀厥成。長江招商輪船局始於同治十三年。逮光緒三年，有唐山胥各莊鐵路之築。四年，設郵政局。五年，設電線於大沽、北塘、海口、礮臺，西達天津。自時厥後，歲展月拓，分途並進。輪船則有官輪、商輪之別，鐵路則有官辦、商辦之別，電線則有部辦、省辦之別，郵政則有總局、分局之別。

宣統初，郵傳部計路之通車者逾萬里，線之通電者九萬餘里，局之通郵者四千餘處。歲之所入，路約銀二千萬，電約一千萬，郵六百餘萬，而歲支外所盈無幾，無乃分其利者衆歟？昔者車行日不過百里，舟則視風勢水流爲遲疾，廷寄軍書，驛人介馬埃，盡日夕行不過六七百里已耳。今則京漢之車，津滬之舟，計程各二三千而遙，不出三日，郵之附舟車以達者如之。若以電線達者，數萬里外瞬息立至。民情慮始難，觀成易，故船、電、路皆有商辦名。顧言利之臣胥欲籠爲國有，以加諸電商者加之川漢自辦之路，操之過激，商股抗議者輒罪之。淫刑而逞，以犯衆怒，黨人乘之，國本遂搖。孔子論治，以書同文、車同軌、行同倫爲極盛。清之天下，可謂同文同軌矣，惟行殊焉，而理亂頓異。則知伏羲氏所謂通天下之志者，有形下之器，尤貴有形上之道以維繫之，未可重器而遺道也。撰交通志。

鐵路

鐵路創始於英吉利，各國踵而行之。同治季年，海防議起，直督李鴻章數爲執政者陳鐵路之利，不果行。

光緒初，英人擅築上海鐵路達吳淞，命鴻章禁止，因偕江督沈葆楨、檄盛宣懷等與英人議，卒以銀二十八萬兩購回，廢置不用，識者惜之。

三年，有商人築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八十里，是爲中國自築鐵路之始。

六年，劉銘傳入覲，疏言：「自古敵國外患，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強也。一國有事，各國環窺，而俄地橫亙東、西、北，與我壤界交錯，尤爲心腹之憂。俄自歐洲起造鐵路，漸近浩罕，又將由海參崴開路以達琿春，此時之持滿不發者，以鐵路未成故也。不出十年，禍且不測。日本一彈丸國耳，師西人之長技，恃有鐵路，亦遇事與我爲難。舍此不圖，自強恐無及矣。自強之道，練兵造器，固宜次第舉行。然其機括，則在於急造鐵路。鐵路之利，於漕務、賑務、商務、鑛務、釐捐、行旅者，不可殫述，而於用兵尤不可緩。中國幅員遼闊，北邊縣互萬里，毗連俄界，通商各海口，又與各國共之。畫疆而守，則防不勝防，馳逐往來，則鞭長莫及。惟鐵路一開，則東西南北呼吸相通，視敵所趨，相機策應，雖萬里之遙，數日可至，百萬之衆，一呼而集。且兵合則強，分則弱。以中國十八省計之，兵非不多，餉非不足，然此疆彼界，各具一心，遇有兵端，自顧不暇，徵餉調兵，無力承應。若鐵路告成，則聲勢聯絡，血脈貫通，裁兵節餉，併成勁旅，防邊防海，轉運鎗礮，朝發夕至，駐防之兵即可爲遊擊之旅，十八省合爲一氣，一兵可抵十數兵之用。將來兵權餉權，俱在朝廷，內重外輕，不爲疆臣所牽制矣。方今國計絀於邊防，民生困於釐卡。各國通商，爭奪利權，財賦日竭，後患方殷。如有鐵路，收費足以養兵，則釐卡可以酌裁，裕國便民，無踰於此。今欲乘時立辦，莫如籌借

洋債。中國要路有二：南路一由清江經山東，一由漢口經河南，俱達京師；北路由京師東通盛京，西達甘肅。若未能同時併舉，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，與本年擬修之電線相爲表裏。」

事下直督李鴻章、江督劉坤一議覆。鴻章言：「鐵路之設，關於國計、軍政、京畿、民生、轉運、郵政、鑛務、招商、輪船、行旅者，其利甚溥。而借用洋債，外人於鐵路把持侵佔，與妨害國用諸端，亦不可不防。」坤一以妨碍民生、釐稅爲言。學士張家驥言與修鐵路有三大弊。復下其疏於鴻章，鴻章力主銘傳言。會臺官合疏力爭，侍講張楷言九不利，御史洪良品言五害，語尤激切。以廷臣諫止者多，詔罷其議。嗣是無復有言之者矣。

十一年，既與法國議和，朝廷念海防不可弛，詔各臣工切籌善後。李鴻章言：「法事起後，借洋債累二千萬，十年分起籌還，更無力籌水師之歲需。開源之道，當效西法採煤鐵、造鐵路、興商政。鑛藏固爲美富，鐵路實有遠利。但招商集股，難遽踴躍，官又無可資助。若輕息假洋欸爲之，雖各國所恆有，乃羣情所駭詫，非聖明主持於上，誰敢破衆議以冒不韙？」大學士左宗棠條上七事，一言宜仿造鐵路：「外國以經商爲本，因商造路，因路治兵，轉運靈通，無往不利。其未建以前，阻撓固甚，一經告成，民因而富，國因而強，人物因而倍盛，有利無害，固有明徵。電報、輪船，中國所無，一旦有之，則爲不可少之物。倘鐵路造成，其利尤溥。清江至通州宜先設立鐵路，以通南北之樞，一便於轉漕，而商務必有起色，

一便於徵調，而額兵即可多裁。且爲費僅數百萬，由官招商股試辦，即可舉行，與地方民生並無妨礙。迨辦有成效，再添設分支。至推廣西北一路，尤爲日後必然之勢。」疏下王大臣議，雖善其言而不能用也。是年冬，鴻章復言：「陶城、臨清間二百餘里，運道淤墊，請試辦鐵道，爲南北大道樞紐。」上用漕督崧駿等言，格不行。

初，法、越事起，以運輸不便，軍事幾敗。事平，執政者始知鐵路關係軍事至要。十三年春，海軍衙門王大臣奕譞等言：「鐵路之議，歷有年所，毀譽紛紜，莫衷一是。自經前歲戰事，始悉局外空談與局中實際，判然兩途。臣奕譞總理事務，見聞較切。臣曾紀澤出使八年，親見西洋各國輪車鐵路之益。現公同酌覈，調兵運械，貴在便捷，自當擇要而圖。據天津司道營員等稟，直隸海岸縣長，防守不易，轉運尤艱。請將開平至閻莊商辦鐵路，南接大沽北岸八十餘里，先行接造，再由大沽至天津百餘里，逐漸興修。津沽鐵路告成，續辦開平迤北至山海關，則提督周盛波所部萬人，馳騁援應，不啻數萬人之用。此項海防要工，集資不易，應以官款興辦，調兵勇協同工作，以期速成。如蒙俞允，即派員督率開平公司經理。」從之。明年，路成。總理衙門奏言：「新造津沽鐵路，自天津府城經塘沽、蘆台以至閻莊，長一百七十五里，其自閻莊至灤州之唐山，長八十里，爲各商舊造鐵路。新舊鐵路首尾銜接，輪車通行快利，爲輪船所不及。通塞之權，操之自我，斷無利器假人之慮。由此經營推廣，

一遇徵兵運械，輓粟飛芻，咄嗟可致，商民貿遷，無遠弗屆，榛莽之地，可變通衢，洵爲今日自強之急務。」

會粵商陳承德請接造天津至通州鐵路，略言：「現造鐵路，其所入不敷養路之用。如接造此路，既可抽還造路借本，並可報効海軍經費。」直督李鴻章以聞，已如所請矣；於時舉朝駭然，尙書翁同龢、奎潤、閣學文治、學士徐會灃、御史余聯沅、洪良品、屠仁守交章諫阻。其大端不外資敵、擾民、失業三者，亦有言宜於邊地及設於德州、濟寧以通河運者。命俱下海軍衙門。尋議上，略言：「原奏所慮各節，一在資敵。不知敵至而車已收回，豈有資敵之慮？一在擾民。建設鐵路，首在繞避民間廬舍丘墓，其萬難繞避者，亦給重價，諭令遷徙，可無擾民之事。一在失業。鐵路興而商業盛，謀生之途益廣，更鮮失業之虞。津通之路，非爲富國，亦非利商，外助海軍相輔之需，內備徵兵入衛之用。乃議者不察底蘊，不相匡助，或竟道聽途說，或竟憑空結撰，連章論列，上瀆天聽。方今環球諸國，各治甲兵，其往也，非干羽所能格，其來也，非牛餽所能退，全視中華之強弱，爲相安相擾之樞機。臣等創修鐵路本意，不在效外洋之到處皆設，而專主利於用兵。不僅修津通之路，而志期應援全局。誠能於江南、趙北、關東、隴西各設重兵，各安鐵路，則軍行萬里無胼胝之勞，糧運千倉有瞬息之效，零星隊伍可撤可併，浮濫餉乾或裁或節。此外如海防河運，裨益實多，而

通貨物、銷鑛產、利行旅、便工役、速郵遞，利之所興，難以枚舉。而事屬創辦，不厭求詳。請下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，各抒所見。」遂如所請，命各詳議以聞。

臺灣巡撫劉銘傳議由津沽造路至京師，護蘇撫黃彭年議先辦邊防、漕路，緩辦腹地及沿江沿海各省，而試行於津通。粵督張之洞請緩辦津通，改建腹省幹路，疏言：「今日鐵路之用，以開通土貨爲急。進口外貨，歲逾出口土貨二千萬兩。若聽其耗漏，以後萬不可支，惟有設法多出土貨、多銷土貨以濟之。有鐵路，則機器可入，笨貨可出，山鄉邊郡之產，悉可致諸江岸海壩，流行於九洲四瀛之外矣。而沿江沿海、遼東三省、秦隴沿邊，強鄰窺伺，防不勝防。若無鐵路應援赴敵，以靜待動，安得無數良將精兵利礮巨餉而守之？宜先擇四達之衢，首建幹路，爲經營全局之計。至津通鐵路，則關係甚鉅，不便尤多。設此路創造之時，稍有紛擾，則習常蹈故者，益將執爲口實，視爲畏途。以後他處續造，集股之官商必裹足，疑沮之愚民必有辭，則鐵路之功終無由成，而鐵路之效終無由見矣。翁同龢請試行於邊地以便運兵，徐會澧等請改設於德州、濟寧以便運漕，均擬緩辦津通，爲另闢一路之計。但邊地偏遠，無裨全局，効亦難見，且非商賈輻輳之所，鐵路費無所出，不足以自存。德濟一路，黃河岸闊沙鬆，工費太鉅。臣以爲宜自京城外之盧溝橋起，經河南達於湖北漢口鎮。豫、鄂居天下之腹，中原綰轂，胥出其塗。鐵路取道，宜自保定、正定、磁州、歷彰、衛、懷等

府，北岸在清化鎮以南，南岸在滎澤口以上，擇黃河上游灘窄岸堅經流不改之處，作橋以渡河，則三晉之轍下於井陘，關隴之驂交於洛口，西北聲息刻期可通。自河以南，則由鄭、許、信陽驛路以抵漢口，東引淮、吳、南通、湘、蜀。語其便利，約有數事。內處腹地，不近海口，無引敵之慮，利一。南北三千餘里，原野廣漠，編戶散處，不似近郊之稠密，一屋一墳易於勘避，利二。幹路表遠，廠盛站多，經路生理既繁，緯路枝流必旺。執鞭之徒，列肆之賈，生計甚寬，舍舊謀新，決無失所，利三。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衝，人貨輻輳，貿易必旺。將來汴洛、荆襄、濟東、淮泗，經緯縱橫，各省旁通，四達不悖。豈惟有養路之資費，實可裕無窮之餉源，利四。近畿有事，三楚舊部，兩淮精兵，電檄一傳，不崇朝而雲集都下。或內地偶有土寇竊發，發兵征討，旬日立可盪平。徵兵之道，莫此爲便，利五。中國鑛利，惟煤鐵最有把握。太行以北，煤鐵最旺而最精，而質最重、路最艱。既有鐵路，則輦機器以開採，用西法以煎鎔，鑛產日多。大開三晉之利源，永塞中華之漏卮，利六。海上用兵，首慮梗漕。東南漕米百餘萬石，由鎮江輪船溯江而上，三日而抵漢口，又二日而達京城。由盧溝橋運赴京倉，道里與通縣相等，足以備河海之不虞，關飛輓之坦道，而又省挑河剝運之浮糜。較之東道王家營一路礙於黃河下流者，辦理轉有把握，利七。若慮費鉅難成，則分北京至正定爲首段，次至黃河北岸，又次至信陽州爲二三段，次至漢口爲末段。每里不過五六千金，每

段不過四百萬內外，合計四段之工，須八年造成，款亦八年分籌。中國之大，每年籌二百萬之款，似尙不至無策。籌款之法，除由鐵路公司照常招股外，應酌擇各省口岸較盛、鹽課較旺之地，由藩運兩司、關道轉發印票股單，設法勸集。鐵料運自晉省，置鑪鍊冶，以供取用，庶施工有序，而藏富在民。」

奏上，仍下海軍衙門。尋復議上：「各國興辦鐵路，以幹路爲經，以枝路爲緯，有事則以路徵兵，無事則以商養路。就五大洲言之，宜於西洋，宜於東洋，豈其獨不宜於中國？就中國言之，或云宜於邊防，或云宜於腹地，豈其獨不宜於臣衙門所奏准之津通？津通，畿東南一正幹也。水路受沿海七省之委輸，陸路通關東三省之命脉。豫鄂則畿西南一正幹也，控荆襄，達關隴，以一道扼七八省之衝。初意徐議中原，而先以津沽便海防，繼以津通擴商利，區區二百里，其關係與豫鄂之千里略同。今張之洞亦設爲津通五宜審之說，其中所慮各節，前奏固已剖析無遺。惟事關創始，擇善而從。津通鐵路應卽暫從緩辦，而盧漢必以漢口至信陽爲首段，層遞而北，並改爲盧溝、漢口兩路分投試辦，綜計需銀三千萬兩，以商股、官帑、洋債三者爲集款之法。」議上，詔旨允之。

初，鴻章倡津通鐵路之議，舉朝以爲不可，鴻章持之甚力。之洞特創盧漢幹路之說，調停其間，而醇親王奕譞復贊之於內，其事始定。然其時廷臣尙多不以盧漢造路爲然，但無

敢昌言者。故通政黃體芳謂鐵路不可借洋債以自累，而臺臣亦有言黃河橋工難成者，以執政者堅持舉辦，久之浮議始息。鴻章與之洞書，謂局外議論紛歧，宜速開辦，免生枝節，之洞深然之。未幾，之洞總督湖廣。之洞既移鄂，益銳意興辦盧漢鐵路，其所經畫，曰儲材宜急，勘路宜緩，興工宜遲，竣工宜速。以商股難恃，請歲撥帑金二百萬兩以備路用。上如所請。

十六年，以東三省邊事亟，從海軍衙門王大臣及直督李鴻章言，命移盧漢路款先辦關東鐵路。擬由林西造幹路，出山海關至瀋陽達吉林，另由瀋陽造枝路以至牛莊、營口，計二千三百二十三里，年撥銀二百萬兩爲關東造路專款，命李鴻章爲督辦大臣，裕祿爲會辦大臣，而盧漢路工因之延緩。蓋自光緒初年，內外臣工往往條陳鐵路，當國者亦欲試行以開風氣，而疆吏畏難因循，顧慮清議，莫敢爲天下先。盧漢鐵路已定議矣，尋復中輟。至是年，國內鐵路，僅有唐山至閻莊八十五里，閻莊至林西鎮二百三十五里，又基隆至淡水六十里而已。

二十一年，命張之洞遴保人才，及籌議清江至京路事。之洞言鐵路以盧漢爲要，江寧、蘇、杭次之，清江築路非宜。上韙其言。時之洞方督兩江，特命移鄂綜其事。以盧漢路長款鉅，諭有招股千萬者，許設公司自辦。粵人許應鑄、方培垚等咸言集貲如額，遵旨承辦。

直督王文韶與之洞言承辦各商舉不足恃，請以津海關道盛宣懷爲督辦，允之，命以四品京堂督路事。宣懷條上四事，一請特設鐵路總公司，撥官款，募商股，借洋債。先辦盧漢，次第及於蘇滬、粵漢。上如所請。是年設總公司於上海，而盧漢之始基以立。

自中日戰後，外人窺伺中國益亟，侵略之策，以攬辦鐵路爲先。俄索接造西伯利亞幹路，橫貫黑、吉兩省，修枝路以達旅順、大連灣。英則請修五路：一蘇杭甬，自蘇州經杭州以達寧波；一廣九，自廣州以達九龍；一津鎮，自天津以達鎮江；一浦信，自浦口以達信陽；一自山西、河南以達長江。法自越南築路以達雲南省，自龍州築路以達鎮南關。德踞膠州灣，築路以達濟南。葡據澳門，築路以達廣州。日本擅於新民廳築路達奉天，更獲有奉天至安東鐵道之權。此各國以鐵路侵略中國之大略也。

先是俄人陰結朝鮮窺奉天，建言者請急建關內外路以相鈐制，乃命順天府尹胡燏棻督辦津榆路事；後以續造吉林一路款絀中輟。二十四年，俄事急，燏棻請息借英款爲之。疏言：「關外一路，初擬逕達吉林，以無歟又落後著。迨歸併津盧，俄即起而爭執。近允其由俄邊直接大連灣，奉、吉兩省東北之利盡爲所佔。計惟有由大凌河趕造至新民廳鐵路，以備聯絡瀋陽之路，並可兼護蒙古、熱河礦務。一面由營口至廣寧，庶中國海關不致爲俄侵佔，尚可保全奉省西北之利。現東三省全局已在俄人掌握，幸留此一綫之路，堪以設法抵

禦。若坐失機宜，後悔何及。」從之。

初，英人圖粵路甚亟。王文韶、張之洞、盛宣懷合疏言：「粵漢南幹路，原擬稍緩續籌，無如時局日亟，刻不及待。羣雄環伺，輒以交涉細故，兵輪互相馳騁，海洋通塞，靡有定期。今海軍既無力量能興，設有外變，隔若異域，必內地造有鐵路，方可聯絡貫通。廣東財賦之區，南戒山河，未可退棄，此粵漢南路當與北路並舉者也。」又疏言：「德國無理肇釁，占膠、墨要害，並獲承辦山東鐵路。俄已造路於黑龍江、吉林，爲通奉天、旅順之謀。法已造路於廣西，以爲割滇之計。獨英人窺伺最久，尙無所得。今年春，英商屢來攬辦粵路，堅持未允。其所擬急行者，在趕營中國中部，或廣東建築軌道。蓋英所欲者，一借款，一修路，一擬索香港對岸之深水埗，其爲覬覦鐵路無疑。現在德已踞膠，俄已留旅，法已窺瓊，英有圖扼長江、吳淞之謀。是中國各海口幾盡爲外國所佔，僅有內地尙可南北往來。若粵漢一綫再假手英人，將來俄路南引，英軌北趨，惟有盧漢一路踟躕其中，何能展布？甚或爲英、俄之路所併。惟有趕將粵漢一路占定自辦，尙足補救萬一。」嘉納之。

初，粵漢路議由鄂入贛達粵。嗣病其迂遠，改道湘之郴、永、衡、長。至是，定議三省紳商自辦，總公司綜其綱領。蓋各省幹路，以關東肇其端，盧漢、粵漢次之。此外則建天津至盧溝橋之津盧路，正定至太原之正太路，鄭州東至開封，西歷 滎陽、汜水達洛陽之汴洛路，

廣州至九龍之廣九路，上海至江寧之滬寧路，萍鄉至昭山之萍昭路，道口至清化鎮之道清路，京師至張家口之京張路，天津至浦口之津浦路，吉林、長春之吉長路，齊齊哈爾、卜魁城至昂昂溪之齊昂路，此屬於官辦者也。若潮汕、新寧、川漢、同蒲、洛潼、西潼、廣廈、歸包、歸新、桂全、滇桂、滇蜀、騰越以及浙、蘇、皖、贛、滇、蜀諸省，咸請自修幹枝等路，悉如所請。至是建造鐵路之說，風行全國，自朝廷以逮士庶，咸以鐵路爲當務之急。

趨嚮既定，籌款與辦法最關緊要。籌款有官帑，有洋債，有民股。修路有官辦，有商辦，有官督商辦。自劉銘傳倡借債築路之議，爲衆論所尼，借款修路，遂爲當時所諱言。故盧漢建議之初，猶以部帑爲請，未敢昌言借洋債也。借洋債自津盧、關內外鐵路始。迨盛宣懷督辦路事，首以三路分三國借款之策進。曰盧漢借比款，滬寧借英款，粵漢借美款。上俞其請。由是正太則借俄款，汴洛則借比款，廣九、蘇杭甬則借英款，津浦則借英、德款。貸之者，大率資金什予其九，息金二什而取其一；以路爲質，或併及附路之產物。付息、還本、贖路，咸有定程，而還本、贖路未及其時，且勿許。購料、勘路、興工，多假外人爲之。故外人多以款爲餌，冀獲承辦之利。

盧漢路近三千里，費逾四千萬，黃河橋工糜款尤鉅，官帑僅資開辦而已。借款始擬美，以所望奢，改與比議。英、德、法諸國接踵而至。卒借比款一百十二兆五十萬佛郎。比小

